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外高加索三國之政情與俄羅斯對該地區的政策

Curr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Russ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Transcaucasian Region

doi:10.30390/ISC.200006_39(6).0002

問題與研究, 39(6), 2000

Issues & Studies, 39(6), 2000

作者/Author：龍舒甲(Joshua S. Lung)

頁數/Page：33-4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06_39\(6\).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06_39(6).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外高加索三國之政情 與俄羅斯對該地區的政策

龍 舒 甲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外高加索三國政經的「西化」起步已近十年，但一路走來卻始終不見穩當，國內的政爭與民族問題混為一團，經濟改革難以有效實施；又當大國為求自身戰略利益而有心介入時，區域形勢演變更顯複雜。近幾年來，大小國家積極鑽營能源，結果福也石油，禍亦石油；不安是因石油而引起，安定仍須藉力石油。

俄羅斯對外高加索政策已歷經兩屆總統與三屆外長，影響政策更張之主要原因，不外於俄國追求國家利益與對國際強權政經軍事擴張後之反應，是為他自己獲得友善回饋，抑或遭受冷漠排斥對待；是為地區帶來緊張疑慮，或讓三國信任和平保證，雙邊看法各有不同；如今已進入二十一世紀，大家多少均抱持一些期盼，但惟有一團和氣方能有福同享、利益均霑。

關鍵詞：俄羅斯、外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裡海石油

* * *

壹、前 言

近幾年來，外高加索地區（或稱南高加索地區）的情勢變化相當引人矚目，這固然是因為位處於該地區的三個國家，在政治上已開始向多黨民主制過渡，和在經濟方面朝自由市場制轉軌，但較為重要的乃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在此地區尋求能源而施展手段，讓俄羅斯感覺到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因此為了確保自己在本地區的影響力，莫斯科當局決心與西方競爭高下。以目前趨勢來看，這種較勁在短期內尚難以停止。

事實上，在外高加索地區雖有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與格魯吉亞這三國，但其周邊

鄰國還包括了土耳其、伊朗、中亞地區的土庫曼斯坦與哈薩克斯坦等。九〇年代中期，隨著裡海能源的不斷探勘與開採，歐洲的英國、德國、挪威、義大利；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東亞的中國（北京）與日本，都相繼投注了龐大的資金與人力。

因此，這種爲了能源利益需要，而產生的扶持與牽制、聯合與鬥爭，把若干大國與小國、政治組織與經濟集團都捲在其中。無怪乎連著名的英國間諜小說「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作者也不例外的以此地區爲背景，結合了石油爭奪與核武器擴散之題材而編寫出新的故事，並在去年（一九九九）拍成電影，又甚至趕在「歐安組織」伊斯坦堡（Istanbul）高峰會召開期間上演，讓世人更對於在這次峰會中所簽署的石油「主要輸出管線協議」與裡海能源有深刻的印象。姑且不論巴庫當局曾經爲了散發裡海的吸引力，而巧妙地運用了電影來向世人宣傳，但就算是在真實的國際政經角力場上，俄羅斯與西方在外高加索地區的明爭暗鬥其實更具有持續性張力。本文擬就亞、阿、格三國之政情現狀與大國的影響以及俄羅斯對本地區的政策試予分析。

貳、外高加索地區三國政情與大國的影響

一、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前總統捷爾－彼得羅斯揚（Levon Ter-Petrosyan）由於在一九九七年九月曾經提出了一項有關「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單方面地要求自阿塞拜疆脫離而獨立是不合實際的，也難以被國際社會所容忍；除非國際間能就長達十年之納－卡地區的衝突達成一致協議，否則亞美尼亞的經濟將不會恢復」的聲明之後，不僅激起了國內反對勢力的抨擊，也引來了執政黨派陣營的撻伐；在總理、國防部長、內務與安全部長以及首都葉里溫（Yerevan）的市長等人的聯手之下，總統於翌（一九九八）年二月竟遭到自己這些最親密戰友的背棄；而原先在國會有九十六位議員支持他的「總統黨」——「亞美尼亞泛民族運動」（Armenian Pan-National Movement, HHSh）也在一夕之間變色，因此他不得不宣布辭職。^①總理科恰爾揚（Robert S. Kocharyan）在代理總統職務近兩個月後，順利地於第二輪選舉中以59.5%之得票率當選爲亞國第二屆總統。

新總統於選前雖曾以解除對激進的亞美尼亞革命聯盟（Dashnaktsutyun, HHD）之黨禁與釋放該黨若干被監禁的黨員作爲追求和解與民主的象徵，但當大選迫近與對手競爭激烈時，他亦難免例外，一再仿效前任，也運用執政的資源優勢取得勝選，以致於「歐安組織」在「最後報告」中仍舊表示：亞國的投票作業不合標準。此外，由於他所提名的新內閣名單也多半是彼得羅斯揚時期的老面孔，以及他仍難以對付貪瀆

註① David D. Laitin and Robert G. Suny,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inking a Way Out of Karabakh," *Middle East Policy*, Vol. 7, No. 1 (Oct 1999), p. 14.

情節重大的親信，曾使得包括：亞美尼亞革命聯盟、法律國家（Orinats Yerkir）、「權利與團結」聯盟（Iravunk ev Miutiun）、自由民主黨（Ramkavar-Azatakan）在內的「總統黨集團」能否在國會選舉時獲得多數的席次成了各方注視的焦點。

另一方面，亞美尼亞國會（Azgayin Zhoghov）於一九九九年五月曾進行選舉，除了 56 個席次的代表是按比例代表制選出外，其他 75 席均出自單一選區，結果最大贏家乃是由亞美尼亞共和黨（Hayastani Hanrapetakan Kusaktsutyun, HHK）、左派的亞美尼亞人民黨（Hayastani Zhoghovrdakan Kusaktsutyun, HZK）、團結黨（Miasnutiun）等三個政黨結合而成的「團結」聯盟（Miasnutiun Bloc），共取得 55 席，無黨派者居次，得到 32 席，共黨居三，也有 12 席，這種情勢對於科恰爾揚的權力已形成威脅；^②總統於是自主張社會民主制的亞美尼亞民主黨（Hayastani Demokratakan Kusaktsutyun, HDK）挑選為莫斯科方面所中意的瓦茲根·薩爾格斯揚（Vazgen Sarkisyan）擔任總理。

薩氏上台以後所面臨之最大困難乃在於：因政治不穩定與經濟條件困難，進而導致他的人事任命必須選擇忠誠重於專業；另一方面，他也必須與其他各個不同政經團體接觸，因此他決策的原則與考慮使得他的理想與行動不為各方所滿意。十月下旬，當他率領各部會首長正在國會進行施政報告時，突然遭到數名闖入議事廳的槍手攻擊，包括他本人、國會議長與其他六名官員在內均當場遇害，^③使得亞美尼亞竟因政治恐怖流血事件而聞名於世。稍後不久，若干政黨決定推出遇難總理的弟弟亞蘭（Aram Sarkisyan）來繼續領導內閣。^④然而，亞美尼亞的政治力量也從此逐漸走向三分：一是親總統的陣營、二是總理與國會中反總統之黨派相結合的團體、三是軍方與情治部門的聯合勢力。

在此三股力量中，總統始終都是另外兩方人馬批評與責難的對象，不過在國會中也有一些黨派對於總理並非青睞，他們自事件發生後不久即呼籲總統與總理應一併辭職，並要求重新改選總統。今（二〇〇〇）年五月初，總統出其不意地革除了總理與國防部長哈魯瓊揚（Vagharshak Harutyunyan）的職務，使得亞國再度面臨政治危機，^⑤直到兩週後當宣布亞美尼亞共和黨兼「團結聯盟」集團主席馬爾加爾揚（Andranik Margaryan）出任總理才暫告解除，不過亞國的政治分析家們也對於這位獨立後之第十位總理的任命是否就意味著將來政情的穩定仍有所保留。^⑥其實，三者之間的傾軋和大國在高加索地區爭奪勢力範圍脫離不了關係：

其一，總統科恰爾揚本人當初雖以「納卡地區問題」發起奪權，令前總統捷爾一彼得羅斯揚狼狽下台，可是科氏上任後在處理解決相同問題的看法上與前者並無二致，

註② Richard Giragosian, "Post-Election Analysis: The New Armenian Parliament," *TransCaucasus: A Chronology*, Vol. 8, No. 6 (June 1999), pp. 1~7.

註③ RFE/RL Newsline, Oct 29, 1999.

註④ INTERFAX, Nov. 4, 1999.

註⑤ Reuters, May 3, 2000.

註⑥ *The Noyan Tapan Highlights* (Weekly), Issue 18, No. 317, (May 13, 2000).

儘管他認為亞國與俄國的友好關係並未改變，甚至還應設法進一步發展「戰略伙伴關係」，^⑦但卻表示應當接受西方的調解與「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Minsk Group/OSCE）所擬訂的協議。於此同時，美國也想利用俄羅斯國力與影響力的軟弱，聯合北約，有意拉開亞美尼亞與俄國的距離，^⑧讓「納卡問題」的談判開始照著美國的腳本演出完結篇。不過，由於俄羅斯支持亞國的反總統勢力，才是科恰爾揚之外交政策真正轉傾西方的主因。^⑨事實上，他在去年參加「歐安組織」伊斯坦堡高峰會時的決心讓步，不僅讓談判順利進展，並且也使得亞美尼亞在與長久處於敵視狀態的土耳其之關係上衝破了堅冰。

其二，總理認為，亞國的政經、軍事與外交之重點應在於俄羅斯，亞國的問題也大多需要俄國的參與才會產生較符合彼此利益的局面；至於西方，當前追求之目標首在於裡海石油，而他們所擬訂的協議也並非能完全維護「納卡地區」亞美尼亞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總理曾聯合了國會內四個黨派於今年二月底重組政府，將原來二十四個部會削減為十七個，並迫使總統不得不倉促同意其決定，對於總理本人忽視憲法與長期不合作的態度與行徑，科氏感到遺憾與難容。^⑩

其三，自去年國會發生屠殺流血事件之後，科氏曾一面警告軍方勿過於政治化，又一方面數度更換軍方領導高層，遂使得國防部長對於總統大為不滿。^⑪同時總統又認為，國會為了事件而進行聽證會，卻連受難者家屬至今都未獲允許參與旁聽，顯然並非公平；而且他也一再要求調查勿過於政治化，但是承辦的軍事檢察官反轉向議員們抱怨總統不斷對他進行「政治干預」，要他把偵辦本案的權責交予一般檢察官，於是也引起國會的強烈不滿，目前已有八十名議員連署，準備在他解散國會前先行彈劾總統。^⑫

其四，俄羅斯與西方在亞國散播言論，互控對方利用去年國會所發生的暴力恐怖去破壞彼此與亞美尼亞之間的友好關係；而這些說法流行坊間，對於亞國的內政與外交仍在產生影響力與破壞性，但究竟要持續多久？還會有多大？目前實難以評估，但對日後亞美尼亞與外高加索地區的安定必然是毫無助益。

二、阿塞拜疆

阿里耶夫（Heudat Alirza ogli Aliyev）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中旬，再度連任阿塞拜疆總統；而他所領導執政的新阿塞拜疆黨（Yeni Azərbaycan Partiyasi）不但先於一九九五～九六年的國會（Milli Majlis）選舉中贏得過半數的席次（125/67），而後又在去

註⑦ ITAR-TASS, May 4, 2000.

註⑧ *Monitor*, Vol. 6, No. 98 (May 18, 2000).

註⑨ Stratfor: Armenia Courts West under Russia's Watchful Eyes, March 31, 2000. *Azeri News Distribution List*.

註⑩ *Monitor*, Vol. 6, No. 42, (Feb 29, 2000).

註⑪ RFE/RL Newslines, March 16, 2000.

註⑫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April 28, 2000.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的全國性地方議會選舉時取得了 37.75% 的席位（22000/8305）。這不僅使得他的統治權力更加鞏固，也讓他的內外施政不曾間斷，並進而促成他成為外高加索地區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

雖然阿塞拜疆不像亞美尼亞有如此多的政爭與暴力事件，二也不像亞美尼亞的政府官員與政黨是如此直接的受到俄羅斯之影響，但那些反阿里耶夫的黨派卻從不會自抗爭與示威衝突中退卻過。今（二〇〇〇）年秋天，阿國必須進行國會選舉，但由全國十多個反對黨所組成的聯盟「民主大會」（Democratic Congress）卻已於四月間開會時決議，擬透過示威迫使政府修改不公的選舉法，而巴庫當局於是藉此大肆逮捕各反對黨重要成員。儘管阿國對待反對勢力的措施，經常是讓歐洲議會、「歐安組織」與世界人權組織感到相當不滿，甚至連與阿國關係緊密的美國亦不免批評阿里耶夫的政權忽視人權，不過阿國反對力量的發展形勢與影響力卻逐年在增強之中，以及當局為了加入歐洲社會而進行法制改革和修改一些不健全的法律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處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問題」上，阿里耶夫從起初的毫不妥協轉變為與亞國的前任總統在第三國進行祕密會談，接著又更進而在各種公開場合與對手談判，他的彈性與堅定不但讓國際間側目，也同時令國內反對者難以影響他的決策。因為俄羅斯與亞美尼亞的軍事合作，使得阿國繼失去「納－卡」飛地後，又造成近四分之一的領土至今仍處於亞國軍隊的占領之下，然而當美國、法國、「歐安組織」和俄羅斯共同協調以後，阿里耶夫對於談判不但親自參與、並指導談判，以及採取與西方合作的態度。

自從阿里耶夫於一九九四年決定開發裡海（Caspian Sea）石油之後，西方各石油工業集團先後趕赴巴庫，並在他們政府的支助下設法取得先機，而阿里耶夫在石油交易上則始終掌控談判與親自操盤。起初，他不斷釋出蘊藏量與利潤誘人的數字以吸引各大石油公司；接著，便要求對方提高股權資金；最後，當那些西方公司發覺阿國已有的管線根本難以滿足未來長期產量的要求時，他又開始就興建油氣管線與其戰略價值去影響西方的領導階層，並終於贏得美國的極力支持。

早在蘇共當政時代就曾擔任過阿塞拜疆情治與黨政領導人的阿里耶夫，在蘇聯解體之後又繼續掌權執政十餘年，對於莫斯科的算盤與西方的企圖不僅完全掌握，且能自如的加以運用。若是按照美、俄兩國領導人最流行的政治術語——「國家利益」來看，阿里耶夫為阿塞拜疆所謀求的成效實已遠超過前二者：

其一，阿里耶夫是阿國自一九九一年八月宣布獨立後的第三位元首，他以 98.8% 的得票率當選以後，隨即積極申請加入地區性與世界性國際組織，和採取與俄羅斯保持距離的原則。例如：他參與「和平伙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am, PFP），藉著與北約有限的軍事合作以保障阿國不受到俄、亞兩國的軍事威脅。他雖未公開譴責莫斯科必須為所有阿國的問題負責，可是卻不再同意俄國軍事基地續留阿國境內，以免對方支助一些野心分子來製造不安。而事實上，阿里耶夫就曾遭到前總統穆塔利波夫與前軍方領導人的陰謀叛亂，當他們在失敗後就滯留俄境，受到俄方相關人士的長期庇護。

其二，儘管「納—卡地區問題」尚未解決，但他是始終鏗而不捨地參與談判；又因他認為俄國一直偏袒亞國，所以更極力贊同西方的加入和調解。雖然談判曾經數度中斷，他也並未就此放棄；另一方面，華府的國會山莊確實因為阿國曾對亞國與「納—卡地區」動武並實施封鎖，而利用「支援自由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 of 1992）第九〇七款對阿國進行經貿制裁；但他堅稱當年情況早已改變，以及美國不應有雙重標準，所以在訪美期間，遂直接要求美方政治領袖幫他解除禁令。對於亞國領袖，他亦不斷以直接和間接、公開與私下方式促使對方誠意解決這樁十餘年的懸案。今年初，在俄國承諾願意擔任和平保證人以及美國催促雙方加速和平進程之後，阿、亞兩國領袖對於問題之解決均已多次表示樂觀看法。

其三，阿里耶夫認清西方對於阿國是否邁向民主與自由，以及該國的領土是否完整並不在乎，他們所重視者僅石油而已，因此深諳現實政治的他，立即決定自一九九四年九月起打出「石油牌」，^⑬並與西方簽訂了所謂的「世紀之約」（Contract of the Century），結果還打得頗為順手：對於他打壓異己，歐美等國與西方國際組織反倒是未曾堅持一致標準；結果阿國與總統家族不僅如願地獲得西方的龐大資金，^⑭同時也讓他在身處動亂時受到西方保護而免於不測。此外，根據估計，裡海石油至二〇一〇年時，每日最高產油量可達四百五十萬桶，即使是按一九九七年的國際油價來算，其年產價值已有四百億美元；但照舊有的輸油管線來看，也只能負荷初期的產油（Early Oil）而已，所以依據阿塞拜疆國際運作公司（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Company, AIOC）的計畫，準備要讓這幾條蘇製管線至一九九六年底即結束輸油任務，改由另條管線來承擔日後高產量的需求。因此他風塵僕僕地遊說歐美等國，終而使得興建從巴庫外海至土耳其南部傑罕（Jeyhan）的「主要輸出管線」（Main Export Pipeline, MEP）計畫，順利地得到了美國政經兩方面的全力支持。

其四，葉爾欽在位期間，阿、俄兩國關係存在不少障礙，雙邊領導階層的信任層度不高。一九九七年十月間，阿里耶夫在歐洲參加國際會議時首先倡議成立具有排俄性質的經貿聯盟：先有格魯吉亞、烏克蘭、阿塞拜疆與摩爾多瓦的「獨立國協四國集團」（Group of Four of CIS, G4/CIS）^⑮ [西方媒體依其國名字母排列順序而戲稱其為「關島」（GUAM）]；稍後，又有烏茲別克斯坦加入，形成「獨立國協五國集團」 [Group of Five of CIS, G5/CIS, 又稱為「古阿姆」（GUUAM）]；^⑯不久，俄羅斯總理普丁（Vladimir V. Putin）在代理總統職務期間，曾展開獨立國協之旅，以鬆動反俄勢力，結果烏茲別克斯坦與摩爾多瓦態度軟化，雖未完全退出「集團」，但有可能

註⑬ *Izvestia*, Sept 22, 1994.

註⑭ *TURAN*, April 14, 2000. 根據目前仍流亡美國的阿塞拜疆前國會議長古利耶夫（Rasul Guliev）所發表的「告人民書」，曾指控阿里耶夫家族在過去七年裡，自石油交易中侵吞款額共計四十億美元。

註⑮ *Kiev Holos Ukrayiny*, Nov 5, 1997, p. 5

註⑯ Statement of Presidents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Georgia,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Ukraine and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Done in Washington, D.C. on April 24, 1999 in English and Russian languages), <<http://www.guam.org>>.

轉為「格阿烏」(GAU)。去年秋季，俄軍再次進入車臣打擊「恐怖份子」，因俄國軍方認為阿國包庇，並且提供訓練基地，於是引起兩國間不快，甚至相互責難，最後阿國提出保證，只要發現一名車臣「恐怖份子」，都會立刻送交俄軍。不過就在今年三月，烏克蘭突然宣佈「格阿烏」三國已經各派出一個連的兵力組成一個聯合營；^①至於未來，不論該經貿聯盟是否繼續存在，以及它是否會變質為西方所支持的軍事聯盟，但只要阿里耶夫在位，阿塞拜疆對於其利益與安全，亦勢必會在俄羅斯以外尋求某一可以信賴之強大勢力來協助維護與保障。

三、格魯吉亞

今年四月初，謝瓦納澤 (Eduard Shevardnadze) 代表執政的格魯吉亞公民聯盟 (Sak'art'velos Mokalaketa Kavashiri, SMK) 再度出馬角逐總統大選，結果又是不出所料地贏得了勝利，並再度蟬聯其第三任總統。儘管莫斯科方面對他並不友善，但仍表示歡迎他再次出來競選；而美國雖對這次選舉時發生投票作假感到不滿，可是對於他的當選，也表達了恭賀之意。

謝氏在高加索地區是一相當特殊人物，雖然他經常穿梭在美、俄兩個大國之間，但卻得到美國較多的好感；尤其他有多次面臨暗殺與襲擊的紀錄，卻都歷劫逢生，但只要獲悉事件發生，美國總是首先善意關心。在他過去八年的執政期間，格國經濟因為官員貪污嚴重至極而令外資怯步，不過他倒頗有耐性地與阿里耶夫就油管通過應徵收過境稅而進行討價還價，結果非但在最近為國家獲得每年五千二百萬美元的稅收，同時也幫美國所贊助的裡海石油「主要輸出管線」計畫簽妥了最後一份延宕已久的文件，和完成了最大的一個心願。

在格魯吉亞也同樣存在著複雜的民族分離問題。早自一九八八年六月，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 (Abkhazeti AR) 就開始有意尋求脫離格國而獨立，接著在兩年多後又有南奧塞梯亞 (South Ossetia) 也想提升其地位，^②同時再加上格國內部的武裝奪權與俄羅斯的干預始終不斷，因此使得格魯吉亞的政經局面與社會形勢，在獨立後的十多年中有較長時間是處於崩潰破碎的狀態。謝氏認為要解決阿布哈茲問題，除了需要俄羅斯的善意，也得尋求國際社會的協助。儘管阿布哈茲是靠著俄國撐腰而能不斷地與提比利斯 (Tbilisi or Tiflis) 當局展開武裝鬥爭，然而當俄國也面臨著車臣以激進手段要求脫離聯邦時，謝瓦納澤的困境似乎有了轉圜。不可否認的，格國的過去與未來都和俄國難以脫節，而西方對於謝氏政經改革的信心與支援也勢必會對其國家發展有所影響：

其一，格魯吉亞獨立當初，首屆總統岡薩胡爾吉亞 (Zviad Gamsakhurdia) 心存「格魯吉亞人的大格魯吉亞」的想法，因此對於境內少數民族採取歧視壓抑態度，而他本人逐步傾向獨裁統治，更是造成眾叛親離，國家禍難不絕。謝瓦納澤應格國人民要求返鄉重整，任務極為艱困。由於他堅持「談判不至絕望關頭絕不訴諸武力，協議

註① RFE/RL Newsline, March 24, 2000.

註② Ronald G.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Second ed.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21 ~ 330.

一旦簽署絕不輕易破壞」的原則，因此當他面臨的國內好戰軍頭、阿布哈茲等民族主義者與俄羅斯「反謝氏集團」這三種勢力幾乎是經常同時或相繼出現時，他只有寄望於人民的信任與支持。也由於他在協助戈巴契夫執行蘇聯的末代外交，曾獲得了西方強權的信任與友誼，這也成了他執政期間最大的資源與助力；例如：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至阿布哈茲，西方提供各項貸款，北約邀請加入軍事聯盟行列，以及美國主張將格國納入輸油管線計畫等等，無不有賴於謝氏的情面。儘管在俄羅斯有些人之心態可議，但在獲知謝氏再度競選格國總統時，克宮一方面仍然認為謝瓦納澤之個人與其未來施政方向要比其他候選人值得信任，另方面則希望他此後能再強化兩國友好與睦鄰關係，並在北高加索方面聯合打擊國際恐怖主義。^①

其二，至於謝氏個人迭遭襲擊暗殺之記錄，在所有「獨立國協」國家的領導人中亦無出其右，主要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格國整個政治制度過渡依賴於他一人，至於孰人接班，謝氏似乎未做安排，儘管目前進行西式選舉，但其過程並非符合民主，長久以往，恐難免走向專制獨裁，因此國會議員們也對他之可能再度遇刺甚表憂懼；

二是一般認為行刺總統之幕後黑手多半是屬前總統岡氏集團、俄羅斯政壇人士或組織犯罪集團三者之一，至於他們目的則不外乎：復仇、製造地區政情不穩以破壞西方油管計畫，以及抗拒謝氏的反貪污行動等三方面；

三是格國負責總統安全部門之工作效率太差，以致總統行蹤屢遭刺客掌握，也難怪自今年起，謝氏個人與所有領導階層之安全均已交由美國中情局（CIA）人員負責。^②

其三，謝氏當政八年，其實一直都在設法收拾以往岡氏所留與內戰所致之雙重殘局，為此他首先宣布脫離盧布區，以取得經濟決策的自主權，接著他盡力謀求西方各國與國際經濟組織之貸款援助，但因俄羅斯方面爲了阿布哈茲而牽制格國，且運用停止提供燃油與電力作為制裁方式，所以爲了掌握本國的能源以及增加國家的財源，謝氏取得美國同意，讓華府所支持的「主要輸出管線」計畫亦能經過提比利斯與蘇普薩港（Supsa Port），以便於裡海石油順利輸往歐洲市場；^③結果在最近，俄羅斯反而願意主動提供格國電力。^④此外，謝氏在打擊貪污與減少貪污層級、強化稅制與徵收措施、調整國家會計預算計畫、穩定國家貨幣與匯率辦法、提高吸引外資的誘因，以及加強與國際經貿組織的合作等方面，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的專家協助與建議之下，也一再呼籲國會要求立法配合，以加速完成其不同階段的經濟改革。不可否認的，由於有俄羅斯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地下經濟的猖獗（約佔整個 GDP 的 45%）、稅務稽徵上的困難，以及年終結算之數字與比例皆不如年初估計等現象，在

註① ITAR-TASS, April 11, 2000.

註② AFP, March 6, 2000.

註③ Ambassador Richard Morningstar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Hold Foreign Press Center Briefing on Caspian Oil, Jan 21, 1999.

註④ ITAR-TASS, April 27, 2000.



在都顯示格國總體經濟仍處艱難之中。為了解決困境，謝瓦納澤在今年五月中旬任命了較無爭議性的卡賀提（Kakheti）省省長阿爾申尼希威利（Gia Sarsenishvili）擔任國務卿（State Minister, 此一職務相當於第一副總理），以取代與俄羅斯關係不錯又熟悉阿布哈茲事務的羅特基潘尼澤（Vazha Lortkipanidze），儘管謝氏表示新上任者的主要工作是在於打擊貪污、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推動經改與國營能源企業私有化。^②不過俄方卻認為謝瓦納澤今後在處理阿布哈茲問題時，已準備考慮由聯合國與「歐安組織」來擔任最有效率的協調者。^③

其四，格魯吉亞境內有阿札爾、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梯亞三個主要的少數民族，其中位於西南部的阿札爾自治共和國（Adjara AR）已於本年四月下旬經格國國會投票通過升格為共和國，因而也使得格魯吉亞成了聯邦制的國家。至於北部的南奧塞梯亞自治區，目前仍在為爭取提升其地位為一自治共和國而進行談判，因該地區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曾在俄國支持下與提比利斯當局發生過衝突，而後是在「歐安組織」監督下，允許由俄羅斯與北奧塞梯亞聯合組成的維和部隊於此部署至今。一九九六年秋，南奧舉行總統選舉，主張溫和路線的齊比羅夫（Lyudvig Chibirov）雖告勝選，贏了另一堅持強硬政策的加巴拉耶夫（Vladislav Gabarayev），但其境內之難民與經濟雙重難題始終未獲格國合理解決。去年五月中旬，南奧地區又有議會選舉，結果共黨獲勝，格族人士無一取得席位，因此格國與該地區之關係更難有進展。以往俄羅斯經常是運用阿布哈茲分離主義力量、親岡氏集團與野心好戰政客伺機打擊謝氏，迫使他不得不向莫斯科低頭求援。^④其中阿布哈茲與格國歷經多年血戰，死者逾萬，雖有國際社會與組織持續調停，然問題至今依舊未決；去年十月，一直設法尋求獨立之阿國進行了總統選舉，^⑤儘管當地合格選民只有二十萬人，雖然謝氏表示該項選舉屬不合法，又雖然該國的總統阿爾津巴（Vladislav Ardzinba）繼續獲得連任，可是格國仍得接受事實，雙方領導人且於今年二月簽署「穩定議定書」（Protocol on Stabilization），^⑥主要原因即在於俄羅斯仍希望藉此地區牽制謝氏，並使他無條件地順服與尊重莫斯科。

叁、俄羅斯對外高加索地區的政策

一、科濟列夫時期

九〇年代初期，正值蘇聯解體，包括俄羅斯在內之所有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剎時均成為新興獨立國家。俄國當時對外政策其實仍在繼續以往由戈巴契夫與謝瓦納澤所訂之「新思維」（New Thinking）外交路線，不過因為官方對於分布在烏克蘭、哈薩克

註② Reuters, May 12, 2000.

註③ RFE/RL Caucasus Report, Vol. 3, No. 19 (May 11, 2000).

註④ Gina Gianzero, "Order from chaos: who's who in the republics," *Europe*, No. 333 (Feb. 1994), pp. 16~20.

註⑤ AFP, Oct 3, 2000.

註⑥ ITAR-TASS, Feb 4, 2000.

斯坦、摩爾多瓦、白俄羅斯、波海三小國、中亞地區與外高加索地區等共和國境內的二千五百三十萬俄裔僑民所受之待遇，以及葉爾欽與政敵之間對於這些共和國所持態度與政策之爭這兩項因素，所以也對俄國之「獨立國協」政策形成了挑戰。至於在外高加索地區，俄裔僑民雖不超過八十萬，但因俄羅斯認為該地區在種族和語言上與北高加索近似，甚至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遂在心理上就認定這裡是個麻煩地區；可是另從意識形態與政治趨勢方面卻又考慮到，這裡也是他與回教土耳其民族主義與泛突厥主義（Pan-Turkicism）世界之重要緩衝地區，結果俄羅斯起初所訂之外高加索政策，目的即在於防止這種趨勢逆轉進而影響到它的安全與利益。

「新思維」外交政策其實具有一項特色就是「非意識形態化」（De-ideologicalization），同時它也強調必須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但問題在於當時環境變化急遽而又問題複雜，既沒有人瞭解到底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何在，又無法對國家利益之要件達成充分的共識，因此完全憑著摸索與試驗來執行全盤對外政策，結果當然產生許多錯誤與批評，爭論雖是難免，但調整與修正卻也不斷在進行。

堅持「歐洲—大西洋論」（Euro-Atlanticism）之一派人士，尤以當時外長科濟列夫（Andrei V. Kozyrev）為首的外交部與部分外交政策學者為主，彼等所強調的是俄羅斯在所有「獨立國協」中是唯一西化的國家，只有俄國是連接西方與獨立國協的橋樑，又因為他們一直相信這些「獨立國協」國家均會自願重返俄國勢力範圍內，所以對於這些國家遂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不過觀察其實際情形卻非如此，確實也有人認為當時所執行的是兩套方式：俄羅斯一面是為了取悅西方假以民主姿態對待這些「近鄰」（Near Abroad），但另外一面仍在從前蘇聯中央對待地方的方式，去強化（親俄派與反俄派間的）衝突與進行干預（對那些在態度上不願順從莫斯科者），以維護自己的地緣政治安全與利益。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南奧塞梯亞地區與阿布哈茲地區的衝突中，阿塞拜疆與格魯吉亞始終無法依照自己的需要去順利地解決其國內問題的主要原因。

當葉爾欽與科濟列夫的外交政策開始失去國內的支持時，帶有浪漫色彩的「歐洲—大西洋論」逐漸褪色了，代之而起的是「歐亞並重論」（Eurasianism）政策。抱持「歐亞論」想法者如：卡拉甘諾夫（Sergei Karaganov）、米格藍揚（Andranik Migranyan）與安巴祖莫夫（Yevgeniy Anbartsumov）等人，其實是早自九二年結束前就在主張所謂的「俄羅斯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for Russia），²⁸他們當時還只是認為，俄國應當在前「聯盟」的地緣政治範圍內去維護自己的主要利益，並確保能繼續擔任穩定這一大片區域之政治與軍事防衛者的角色。不過當俄羅斯國內發生車臣動亂和緊鄰的歐洲安全在美國協助下又開始重新布局之後，莫斯科方面不少曾經非常親美的官員出現了反美的言論，²⁹他們認為，西方對於俄羅斯不僅只是口惠（Paid

註²⁸ Rowland Evans and Robert Novak, "Russia's 'Monroe Doctrin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26, 1993, p. A23; *The Economist*, Nov. 13, 1992, pp. 57 ~ 58.

註²⁹ Dimitri K. Simes, *After the Collapse: Russia Seeks Its Place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Inc., 1999), p. 213.

Lip Service) 而已，同時還一直在利用俄國的軟弱大肆剝削其利益，無論是在南斯拉夫、在中／東歐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甚至在獨立國協與外高加索的裡海地區，都確實已感到自己又重新被「圍堵」起來，這也難怪葉爾欽會認為東西方之間開始進入「冷和時期」(Period of Cold Peace)。^⑩於是俄國對外高加索地區政策亦隨之轉趨強硬：其一，把這個地區重新整合至「獨立國協」的範圍內；其二，重新調整外高加索三國政治領袖對俄負責的態度；其三，限制此三國和周邊鄰國與地區性組織的關係；其四，在此三國內製造一種類似聯邦或邦聯體制以削減這些政府的力量，並進而對莫斯科產生向心力與依附性；其五，引進俄軍駐紮該地區，以協助解決衝突與維持和平，並維持一種權力平衡。^⑪

這種政策在五年當中，即從科濟列夫擔任外長的後三年至普利馬可夫 (Yevgeniy M. Primakov) 擔任外長期間，一直沒有做過太大的改變。然而俄軍在外高加索，甚至在「獨立國協」的任何一個衝突熱點都存在著一種頗為弔詭的現象：那就是不論俄軍是否留駐該區以及俄軍撤退的快慢，都會令駐在國感到緊張，在如此不安以及無法獨自解決衝突的情況下，他們反轉而要求俄國繼續駐軍在他們的境內，並擔負起某種程度的維和功能；而這些情勢的發展又會讓莫斯科當局相信，甚至是堅信，俄羅斯應當繼續維持其守護神 (Guardian Angel) 的角色。

二、普利馬可夫時期

普利馬可夫擔任外長之初，決心把進一步發展與「獨立國協」國家整合的過程、支持前蘇聯各共和國對莫斯科的向心作用與解決「國協」內部的衝突等置於最優先的地位；^⑫由於普氏對國際關係與事務的嫺熟，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因此轉趨務實而主動，也較偏重於經濟利益的考量。例如：贊同「歐亞並重論」者認為，以往的外交政策所執行的結果是俄羅斯過份依賴西方，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支持，所以俄國往後的政策也當注意東方，並與中國 (北京)、印度、日本、東協與亞太經合組織等較大國家與地區性組織發展更為鞏固與更多合作的關係，以便在外交上有更大的彈性與平衡；而事實也證明了與東方的關係加強以後，俄羅斯在經貿的利益上亦相對地增加了。

普利馬可夫曾強調，俄羅斯是個大國，其外交政策應該配合國家地位，^⑬因此他所著重的是維護與發展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以及經常提出關於多極世界特性的聲明。也就是說，俄國一方面建立與非西方國家的伙伴關係，去抵制美國的單極世界論；另一方面卻也花費了相當多的功夫去發展俄國的「西進政策」(Westpolitik)，並重新

註⑩ Rossiiskaya Gazeta, Dec. 7, 1994;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Vol. 46, No. 49 (1994), pp. 1, 6.

註⑪ Shireen T. Hunter, *The Transcaucasus in Transition: Nation-Building and Conflict*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p. 156.

註⑫ INTERFAX, June 20, 1996.

註⑬ Press Conference with Foreign Minister Ye. M. Primakov, Russian International News Broadcast, Jan. 12, 1996.

調整他和美國與歐洲主要國家的關係。其實普氏只是想務實地制訂一種既低調又有效、既要面子又要裏子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以改變俄國在國際關係中所處的不利地位，^④所以這種政策就包含有五種特性：

第一，俄羅斯具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它不想太依賴西方來追求並獲得滿足；

第二，俄羅斯已接受它不再是個超級強權的事實，因為抱持懷舊的心態並不能執行有效的對外政策；

第三，俄羅斯明白它雖不是一個超級強權，但卻可以在多極世界的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

第四，俄羅斯應當在不與西方發生衝突的原則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第五，俄羅斯的新外交政策是以國內的需要為基礎，換言之，它在今後要維護利益時會先考慮地緣經濟（Goeconomics）。^⑤

另外在原則上，普氏所擬訂對外政策的執行順序，大致是遵循以下幾個方向：其一，解決俄羅斯和「獨立國協」國家、西方與亞洲之間長期存在的障礙；其二，在「獨立國協」不穩定的地區促進穩定；其三，在制訂政策時要特別集中在經濟目標上；其四，讓大型的俄國石油公司與銀行扮演推動經貿外交的角色等。^⑥

可是西方卻對俄國外交的優先性表示反對，並認為這是一種藉著呼籲恢復蘇聯而有意讓俄羅斯帝國主義的野心再度復活。^⑦針對西方的擔憂與批評，葉爾欽總統於是透過在上院的年度演說中做出解釋，他表示俄羅斯與「獨立國協」加強關係實有兩項理由：其一，俄國在安全、國防、經濟領域方面的主要利益與維護俄裔僑民的人權都是集中在前蘇聯區域的這片土地上；其二，與「獨立國協」國家充分而有效的合作是抵抗俄境內「向心趨勢」的一個因素。^⑧就在普氏以外長身分參加最後一次「獨立國協」高峰會時，卻發現到令俄羅斯十分擔憂的事實：

第一，「獨立國協」的國家首腦理事會與政府首腦理事會在成立七年期間，曾分別通過了三百六十八項與五百一十八項文件，但經過所有十二個成員國共同簽字者只有 14.67%（886/130）；

第二，經過十二國的國會審議通過者只有 12.19%（886/108）；

第三，真正生效而且是十二國必須義務執行者卻只有五項（886/5）；

第四，有些成員國根本有意不參加跨國間議會大會（Interparliamentary Assembly）、國防部長委員會與邊防部隊司令官委員會等；

第五，在「國協」內有五十多個機構，但有半數成員國是做選擇性的參加；

第六，有些國家明知「國協」存在的危機，卻故意說成是合作的暫時現象與過渡

註④ ITAR-TASS, June 19, 1996.

註⑤ Simes, *op. cit.*, pp. 206~207.

註⑥ Angela Stent,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New Pragmatism," *Heritage Lectures*, No. 607,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pril 6, 1998, p. 20.

註⑦ *Moskovskiye Novosti*, No. 25 (June 23~30, 1996), p. 10.

註⑧ INTERFAX, June 25, 1996.

的形式。

因此俄國認為，其危機之主要原因在於蘇聯的解體，使得共和國間的經濟關係已不存在，當經濟筋脈失去牽連作用以後，「國協」所做的任何工作都被這些成員國視若無睹。^③

至於對外高加索地區，莫斯科的外交戰略則包括以下五方面，以滿足它在傳統的勢力範圍內繼續擔任主角和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重新整合「獨立國協」國家的願望：其一，盡力防止土耳其與伊朗在此地區增加影響力；其二，阻止其他勢力由此滲入俄國，甚至瓦解聯邦；其三，維持和土耳其與伊朗國際邊界之戰略安全；其四，確保前蘇聯主要工業與軍事設施的通道；其五，為俄國商品發展市場。^④

對於裡海石油，俄羅斯明白它無法獨自進行全區的探勘與開採，所以必須調整以往的立場而和他國攜手合作。另一方面，西方石油集團的資深主管們認為，他們之所以考慮和俄國的石油公司聯手，並非只是財力運用、能源技術與經濟利益競爭等方面而已，而儘管俄羅斯建議成立共同管轄裡海能源組織的想法難以在短期內實現，但它並不會也不需要就因此而放棄了長遠的利益；更何況西方的考慮讓俄羅斯相信它依舊是發展該地區能源的要角之一。^⑤其實西方也承認，他們雖在計畫輸出石油與天然氣管線的路線時曾為了排除俄羅斯而對於成本與各項利益做過多次比較與考量，可是到最後他們仍要再另設法安撫俄羅斯。

三、伊萬諾夫時期

伊萬諾夫（Igor S. Ivanov）是在普氏出任總理後，由第一副外長調升為外長，他對於普氏有關「一種困難的國內危機並不表示俄羅斯已放棄了參與領導全球事務的能力」之說法極表同意。^⑥由於美國一本單極強權的心態，且又一再地在國際場合高談使用武力，以及將武力干預當作是解決國際衝突問題的主要手段，結果造成俄、美兩國之間最大的歧異。因此他首先強調遵行國際法的重要與決心，並表明今後俄國外交戰略的方向會朝四個方向進行：

其一，主動地參與成立一個民主而多極的世界秩序，並以此尋求和找到解決不擴散核武、裁軍、國際恐怖主義、運毒與販毒，以及分離主義之道。

其二，透過對話、相互尊重和和在國際法的基礎上解決美、俄意見不一之處。他認為建立一個理想的外在環境以解決俄羅斯內部的問題是相當重要的；而避免他國在國際場合侵犯俄國的立場，與確保俄國不致被排除於解決問題的行列，甚至影響到它的

註③ ITAR-TASS, April 28, 1998.

註④ Fiona Hil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Contemporary Caucasus Newsletter*, Issue 1, Winter 1995, p. 6.

註⑤ Rajan Menon, "After Empire: Russia and the Southern Near Abroad," in Michael Mandelbaum, ed., *The New Russia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8), p. 120.

註⑥ "Foreign Policy: Entering the Final Year of the Millennium,"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No. 1 (Jan. 1, 1999), p. 2.

戰略利益，也是不可輕忽的。

其三，俄國將以提供科索沃（Kosovo）燃油與能源的經濟戰略利益著眼，繼續同相關國家進行談判。

其四，加速發展俄羅斯與北約、「歐安組織」與北大西洋聯盟之合作與信任關係，從而讓俄國能修訂其新的安全架構。^④

同時，伊氏還曾特別引用了十九世紀中葉一位沙俄外長戈爾查科夫（Aleksandr M. Gorchakov）的對外政策言論，來強調自己對現今形勢的看法：「俄國的外交政策應有雙重目標，第一是防止俄國被捲入所有的外國問題，以免它自己的力量被分散了；第二是在歐洲要防止地域的改變、武力與影響力平衡的改變，以免它的利益與政治發展受到傷害。如果能達成這兩項，那麼俄國就能從損失中恢復、就能保存力量與資源，以及重新在強權中得到地位、尊重與影響力…」；^⑤簡言之，未來俄羅斯的兩項主要外交工作即在於：確保執行國內改革的最有利條件；以及防止其國際地位受到削弱而已。

嚴格來說，真正在為俄羅斯外交政策拍板者還是總統本人，不過當總統經常身體不適，思想令人難以明瞭時，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其實缺乏朝氣與鬥志；所幸葉爾欽本人願意交出權力，並也培植年輕人進行換血，因而得以重新推動國力，一掃往日陰沈。普丁擔任總理時，俄羅斯的主要外交目標包括：強調多極世界、強化全球安全、禁止核武擴散和管制核武器與傳統武器、預防地區衝突、參與國際維和任務、反對國際恐怖主義與毒品交易、加速與國際經濟整合和加強與國際財經機構互動，以及集中所有外交資源並強化其整體外交戰力等方面；^⑥至於他在當選總統後，俄國外交之優先次序則以維護人民、社會與國家的權力、利益與安全為首。^⑦而其對外政策的特色則是：積極的、開放的、非孤立主義的、自主的、全方位的、務實的以及考慮經濟利益的。^⑧

去年年底，外高加索三國均曾出席「歐安組織」伊斯坦堡高峰會，亞美尼亞首先倡議簽署「南高加索安全和約」（South Caucasus Security Pact），做為建立地區安全的基礎，但因土耳其與阿塞拜疆共同封鎖亞國與對其實施經濟制裁多年而表反對，後來美國為著將來石油運輸順利與地區政治環境穩定而居間協調，並且鼓勵土、阿兩國分別與亞國試行修好，時至今年，雙邊冷漠關係皆出現暖意，朝關係正常化審慎進展；這時，土國總統狄米瑞爾（Suleyman Demirel）重新推出擴大版的「外高加索和約」，其中不但包括外高加索三國、土國本身，甚至準備邀請伊朗加入，不過俄羅斯對此並未理會。今年三月，亞美尼亞又再提議「南高加索集體安全概念」

註④ *Izvestia*, Oct. 28, 1998, pp. 1, 6.

註⑤ I. Ivanov, "Gorchakov: an Epoch in Russian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No. 1 (Jan. 1, 1999).

註⑥ "Putin's Foreign Policy: Four Viewpoints," *Russia Brief*, April 6, 2000.

註⑦ *ITAR-TASS*, April 17, 2000.

註⑧ "Doctrina Putina v tselom uzhe yasna," *Dipkur'er* No. 10, *Nezaviscimaya Gazeta*, June 1, 2000, p. 11.

(Collective Security Concept for Southern Caucasus)，且準備以「3+3+2 模式」為基礎，其中非但加入俄羅斯、伊朗，還又邀請歐盟與美國。亞國這項大膽構想，立即獲得莫斯科的高度重視，並表示它有助於增進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不過俄羅斯軍方希望排除美國。^{④⑧}

肆、結 論

蘇聯解體以後，外高加索地區之戰略地位與經濟價值急速上升；亞、阿、格三國內部與彼此之間所存在歷史文化與民族信仰之差異和政治與經濟之發展，在他們獨立後不久，都難免受到大國爭奪勢力範圍與能源的影響，又在原本就屬不穩的奠基階段，竟一致地處於強權的利用與牽制，因此他們的成長更增添了不順與複雜。

由於近十年來全球都在追求經濟利益的趨勢，任何一處只要發現有長期可用的原料與極富潛力的天然資源，總會有投資冒險的集團蜂擁而至。在外高加索的裡海地區就出現這樣的狀況：當大國都在亟欲開發石油的時候，小國的計畫與活動也身不由己地跟隨著前者的方向，當西方石油集團需要安定的地區環境時，這些小政府的領袖就應該設法排除一切干擾因素。亞、阿、格三國之中與彼此之間所有不利於外國石油投資者的政治歧見、經濟瓶頸與社會困難，執政當局都應在優先滿足石油集團的情形下加速解決。

俄羅斯獨立當初確實有意丟棄「獨立國協」這個包袱，但不久之後就發覺不能對其置之不理，可是在維護自身的利益時卻又面臨輕重兩難與經費不足的困境，使其對「國協」的政策制訂與執行成果之間長存著極大的落差。然而在檢討以往時，俄羅斯的外交策士們對於俄國與「獨立國協」國家之間的關係紛表不滿，他們大多認為獨立國協這些領袖不能體會俄國的艱難和在盱衡大局時的用心良苦。以致於整體力量分散且又共享苦果，雖然有人認為俄國應當保持冷靜而不該對這些領袖造成壓力，但也有人表示，若是不然，那麼將來俄國的利益與俄僑的安全不僅難保，甚至連整個俄國都要承受反壓力。

面對著「國協」內部的情勢不斷變化，外來的勢力又步步進逼，存心迫使俄國當局首尾難顧。當此之際，如何能在新世紀開始之際訂出一個態度務實又行之有效的政策，就成了俄國新總統必須面對的課題。普汀在以總理身份代理總統這段期間，就首先揭示了「新務實派」(New Pragmatist)的標誌，他曾立即展開「獨立國協」行程，執行瓦解「反國協集團」(即「古阿姆」)和拉緊友好鄰國的任務。其實，有些俄國外交人士已經認為，該集團既不符合俄國的利益也不能帶給「國協」所有成員任何好處，如任其繼續下去，「國協」將沒有未來可言。同時他們也認為惟有「國協」透過真心地合作才能重整，對於真正想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進行合作的國家寧可是愈少愈好(Better Fewer But Better)。^{④⑨}「聯邦安全委員會」(Security Council of

註④⑧ *Monitor*, Vol. 6, No. 98, (May. 18, 2000)

註④⑨ Andrei V. Feodorov, "New Pragmatism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No. 5, Sept. 2, 1999.

the Russian Federation) 秘書伊萬諾夫 (Sergei B. Ivanov) 也曾表示, 「國協」早已不再是個團結的領域, 爲了集體安全, 目前其實只有五國願與俄國簽署軍事同盟,^⑩ 不過他又警告這些成員國家雖然想去哪裡都悉聽尊便, 但也得面臨所有後果。

實際上, 放眼這十二個成員國, 沒有一個不是與俄羅斯關係匪淺的; 只要少了一國, 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就會立即出現漏洞。儘管半數國家對於與西方合作的興趣比較大, 然而莫斯科並不會容許他們結爲反俄聯盟。目前外高加索地區三國的領導人, 在西方之石油集團與政府的協助與影響之下, 確實都有相當程度的反俄情結, 不過依照他們對普汀的認知與瞭解, 和對三國本身之困境與發展的評估, 在今後仍需要與俄羅斯和平共存較妥。

* * *

(收件: 89年5月22日, 修正: 89年6月12日, 接受: 89年6月16日)

註^⑩ FBIS, *Daily Report: Central Eurasia*, Mar. 16, 2000.



Curr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Russ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Transcaucasian Region

Joshua S. Lung

Abstract

The Western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countries in the Trans-Caucasian region -Armenia, Azerbaijan and Georgia- has been occurring for nearly ten years. This path has not been smooth, however, as evidenced by political struggles based on ethnic issues and ineffectiveness in implementing economic reforms. When great powers intervened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their own strategic interests, the situation became even more complicated. In recent years, countries big and small have been actively pursuing the extra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area. Petroleum has become both the impetus for prosperity as well as the cause for economic woes, being both the agent of instability and the source of stability.

After three foreign ministers and two presidents, Russia has substantially shifted its policy towards this region. There ar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as to the effects of this change. Some argue that Russia has gained friendly feedback; others contend that it has been given a cold shoulder. Some feel that Russia brings tension to the region; others view Moscow as the trusted guarantor of peace. As we enter the 21st century, there remains a moderate level of expectation for Russia's role in the region. Only by maintaining cordial relations can these countries reap the benefits of common interests.

Keywords: Russian Federation; Transcaucasian Region; Armenia; Azerbaijan; Georgia; Caspian Oil

